



漢書評註卷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遂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師古曰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黃者其封林為建德侯遂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茅名也茅三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菁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謂菁茅為菁茅也土不以封也菁音精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名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師古曰謂發取之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遠嗇師古曰遠讀與吝同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寢眾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

隆按莽好空言四句虛叙其為人足概傳中事隆按前云朝臣乃言其過失者為拔擢常以六筦諫

而免官安在
其為拔擢言
過失者哉即
偶一為之要
亦詐耳

隆按莽惡聞
亂言與秦二
世略同

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師古曰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

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琅邪

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為縣吏為軍所究殺師古曰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

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軍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眾浸

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

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

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

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

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

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

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

以漁采為業聞者國張六筭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

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闕其租賦師古曰幾可以

解釋安集師古曰幾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竝為姦利郡尹縣宰家

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

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

下考覆貪饕師古曰饕音吐高反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皇孫功崇

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臧薄冰

文頤曰祉福祚也冠存已欲襲代也應劭曰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自謂承

夏處南山就陰涼也臧薄冰亦以除暑也三曰德封昌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

天寶龜以立宗欲繼其緒當遠昌熾受天下圖籍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

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母將將而

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迷惑失道自取此辜嗚呼哀哉

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謚為功崇繆伯以

諸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同之地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

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費憚責問妨師古曰并音帶并以責興音自殺事

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

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迺以尊新

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以直道

侯王涉為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

王莽

師古曰懷以為曲陽非令稱師古曰曲陽之名非善稱也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

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者發

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

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張樂崑崙虛山之上後

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服虔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秦地故言秦也予之不敏奉

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竄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

盛德生生之謂易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新予其饗故欲以誑耀百姓

銷解盜賊眾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章之弁李奇曰鹿皮冠或聞

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寢多

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

翬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穰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

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

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言不許其有

死多少各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

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師古曰楫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

王禕曰王莽
伐匈奴而不
憂盜賊與
帝伐高麗而
不憂盜賊其
亡一耳

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執試之取大鳥
翮為兩翼師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反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

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

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強

立以為須卜善于後安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兩加之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

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軌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

迎當置長安豪街一胡人耳師古曰豪街蠻夷館所在也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

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與而立當代之古師

曰與者時見出車城西橫廐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夷數諫不從著古

名為單于之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及當出廷議尤固言

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滑夏不能

遏絕寇賊姦究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免俸自臧持必不移師古曰免俸言其恨

庚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為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

善而固持其所見不可移易也

武建伯印跋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

實師古曰舉百姓賈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

隆換博風意
若謂天下未
嘗無曉勇之
人有不得肆
然葵逆而無
所顧忌焉者
吾注止謂以
一姓名之故
寓風意則固
矣

皆嘗之。青徐民多弃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
有奇士。長丈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
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者。海名也。瀕。涯也。輅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
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
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
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晉灼曰。諷言母。莽聞惡之。留霸在所。
新豐。師古曰。在所謂。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
言文母出此人。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弃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
使我致霸王。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
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而謹。諱也。盡歲止。師古曰。至此。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
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為
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
見於天。師古曰。通音。諱。諱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音。青也。見音。胡。電反。
一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
師古曰。獻音。儀。謂斗魁。及杓木。如勺之形也。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

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

人。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晉灼曰：當百官名，百非其數也。師古

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晉灼曰：晉說非也。從上計之，或五或十，或

兩或應協於易，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言所立將率以合此

意木弓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

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

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

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晡時，有

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也。一曰

伏念一句，迷迺解矣。師古曰：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迺解矣。蓋昔符命文立安

為新遷王。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音仙。莽改臨國為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

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為統，謂據土

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服虔曰：有疾以

執茵輿之行也。師古曰：謂生茵褥之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

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與而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

朝賀周衣服處室名也。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舍。妃要在東永巷。師古

王莽

王慎中曰名
之不正孰有
甚于臣暴君
者莽不自咎
而歸咎于子
噫是奚足以
拜天變耶
隆按於下書
之上提出莽
又見三句蓋
揣摹其意以
狀其愚云

曰言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
就此止息是以妃妻在東永巷也
寘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僊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
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
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衰主當登終南山李奇曰張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
新遷之後也服虔曰太一黃帝欲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
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
所錯手足師古曰莽追謚孔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
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饑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師古曰
恐不安之意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幾以保
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臧在室
匣中者師古曰出自樹立外堂上師古曰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下書曰寶黃廝赤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
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乃
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祫祭
於明堂大廟夙夜永念非敢寤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

隆按以土功
勞民則民怨
而亂易起乃
莽已見盜賊
衆多而顧欲
崇制度示得
意是所謂得
道術耶祇以
速亂爾以故
下文書舉兵
者接踵班氏
有深意焉
虞舜治曰當
時舉義兵忠

池之南惟玉食

劉德曰長安南也晉灼曰黃國波郎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師
古曰晉說非也黃國有西波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玉食

謂龜為玉兆之文而

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

遂營長安城南

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戟行視載謂立而

乘車親舉築三下

司徒王尋夫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

人將作崔發張邯

師古曰將領說莽曰德盛者文稱也稱繁也音辱宜崇其制

度宣視海內

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

度算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

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

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

凡十餘所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取其材瓦以

起九廟是時大雨六十餘日

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

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

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

敬王世祖昭廟

五曰濟北慈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師古曰六曰濟南伯

王尊禰昭廟

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威禰昭廟九曰新都顯

王威禰穆廟

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

銅薄櫨

師古曰薄櫨柱上枅即今所謂櫨也櫨音盧飾以金銀珣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師古

因高地而建立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

其旁下者更增築

漢世者同姓
不過曰劉崇
曰劉曾曰劉
貴曰劉快曰
劉定劉都數
人異姓不過
曰翟義曰趙
明霍鴻曰張
充曰馬適求
數人

趙兵以誅莽師古曰馬適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

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常安六卿巨邑之都枹鼓

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巨大也枹所以擊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

也今胡虜未滅誅蠻焚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麻沸言

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

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

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徧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

為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

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襦乘牝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橐瓦器師古曰藉橐去

食器又以厯遺公卿師古曰以瓦器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

幡汙染其衣師古曰赭中幡莽聞而說之下詔申救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此

操行封尊為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

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眾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塾為池

也師古曰入南郡屯藍口故號下江兵也眾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塾為池

也師古曰入南郡屯藍口故號下江兵也眾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塾為池

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

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

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師古曰。愔能

為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後敗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

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師古曰。師

曰中讀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師古曰。中室

言欲於室中自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

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秘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

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鼓。師古曰。說讀曰

悅。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為臨之後

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為太子。有烈風之變。軌順符命。立為統義

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

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

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畢。開明

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及安疾甚。莽

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王莽

自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弃。章視羣公。古師

曰以所上之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王車遣使者迎興等。章偏示之

封興為功修公。匡為功建公。畢為睦修任。掇為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

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

謂焉曰。新室卽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

夷竝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師古曰。徵當

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

信。執敵報怨。復贖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楚王。姓為劉氏。萬人成行。

師古曰。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

當行。師古曰。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

亡告之莽。遣使者卽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

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儀仲景尚。更始將軍

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

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民犯鑄

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

隆按四方盜
且九起矣而
土水而神仙
尚夸誕之是
務是直驅民
於亂爾烏得

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鏢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愁苦死者什

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孫喜景尚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況識言荆楚

當興李氏為輔欲厭之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琴為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師古

曰改其舊名以聖代識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服虔曰儲夏人姓也莽以為中郎

使出儀師古曰說儀文降未出而死言降而身未出書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

室謚曰瓜甯殤男幾以招來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

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天下郎陽成修獻符命言

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

五人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

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師古曰鑄

鑿也音反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

擲也音反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斫壞之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之赭令輕車

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師古曰從此軍壘之兵或言黃帝時建華

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璫羽葆師古曰璫讀曰爪載以秘

機四輪車服虔曰蓋高八丈其柱皆有屈膝可上下屈申駕六馬力士三百人

漢書平主卷九十九下王莽

不亡

王維楨曰祿此議深切時弊

隆按初四方

一段是言盜賊之興不過

以饑寒故而

莽終不諭願

下書令不得

稱饑寒以致

羣下鎖口而

盜賊遂不可

制而新室滅

矣莽固大狡

點也而於天

下機宜所在

則惜惜云

陳確曰莽之

賊剝下民可

謂極矣然民

不以略城邑

為利而以去

黃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輜車。非僂物

也。師古曰輜車是歲南郡秦豐。眾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

服虔曰博奕經。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

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厯。侯氣變。以凶

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

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弃土業。

穡和魯匡。設六莞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

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

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

六莞非匡所獨造。莽厭眾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

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豈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師古

讀曰但言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閑而已。師古曰閑盡也。隨日諸長吏牧

宇。皆自亂闕中兵而死。師古曰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大司馬

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

下獄。以為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

下獄以為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

鄉里為重民
之本心豈欲
亂乎

隆按其源甚
微即上文微
寒窮愁之謂

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乖傳。宰士
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
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大者為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師古曰。盜謂穿
牆為盜也。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
大夫。平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
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
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
與刻石為約。赤牒聞之。不敢入界。師古曰。廉眉也。以朱塗眉。故曰赤眉。古字通用。況自劾奏。莽讓況未
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臯乏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以況自詭。必禽滅賊。
故且勿治。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
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
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十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
連州。師古曰。延音弋。戰反。蔓與蔓同。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
師古曰。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曰。交懼。斬死之刑也。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師古曰。給暇也。
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震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

隆按田況蓋
深識時宜者
假令田況而
在盜果不足
慮也是固有
天意哉

隆按宋邵氏
皇極經世之
說相此

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
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
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
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使其老弱置大
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孰不得羣聚如此招
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
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為發代遣使者
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大夫況去齊
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
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
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為都淡里附城師古曰都匠大匠也
音大敢反豐盛之意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
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
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
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舍疑以